



禁止通行

盾矛 度國的

行發店書華光 編江松 著堡倫愛

SWT 690/07

皮圖的盾矛

行發店書華光・編江松

矛盾的國度

著者 愛倫堡

編者 松江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東北·中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MAODUEN D
GUODU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六千冊

愛倫堡

伊利亞·愛倫堡，一八九一年生於莫斯科一個製造商的家庭。十五歲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革命運動。因為散發布爾什維克的傳單，在大學裡被開除，並被逮捕，住了一年多監獄。在獄裏，他用絕食來抗議沙皇政府的殘暴——經過六天的絕食，沙皇的警察長終於把他釋放，但不准他留在莫斯科，於是愛倫堡就被迫在俄羅斯土地上漫遊了。十八歲那一年（一九〇九），他游到法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他大部份時間卜居巴黎，並遍遊歐洲。這使他對歐洲的風土人情、文化生活都很熟悉。這些知識對於他日後的寫作，很有幫助。這時，他已開始寫詩，發表於俄國及其他國家。一九一七年，祖國發生了二月革命，他立即回國參加革命鬥爭。一九二一年他再往法國，住在巴黎，但不斷訪問蘇聯。不久他的鉅著『朱麗歐·朱爾尼多』問世，轟動一時。此小說已翻譯成幾國文字。自此以後他又發表了五十多種著作。一九四〇年他永久地定居莫斯科。

愛倫堡的寫作表現了主旨與格調的多樣性。無論是純文學作品或幻想小說，冒險故事或精心結構的短篇小說，詩歌集或政治論述，無論他發揮幽默或新聞記者的評論，他運用他的筆都具備着同樣的熟練與光輝。他的小說如『D、E、托拉斯』、『珍尼，諾我之愛』和短篇小說集『烟袋』等都備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他的名小說『巴黎的陷落』——這部以巴黎做背景，寫出了二次

世界大戰中法蘭西淪亡悲劇的不朽史篇，曾第一次獲得了斯大林文藝獎金。

一九四一年，他五十歲了。這年，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偉大的愛國自衛戰爭爆發了。愛倫堡立即參加了軍隊。他在戰爭中的文學作品特別得到極高的評價。當他充任『紅星報』的戰時記者和專題作家時，他成爲蘇聯軍隊所敬愛的作家，和全世界最孚盛望的記者之一。由於他在衛國戰爭中的許多勞作，蘇聯政府獎給他最高的榮譽——列寧獎章。戰爭結束後，他又遍遊歐洲，他看見法國人民力量的壯大，他看見了東南歐新民主諸國的誕生。他也到過美國，他在那裏看見舊世界的腐蝕，也看見了文化的消沉。這期間他寫了很多遊記，並又完成了另一巨著：『暴風雨』。這部新小說，又使他第二次（在今年）獲得了斯大林文藝獎金。

現在，這位天才的作家兼記者，已經把他卓越的能力而用之於鞏固和平的事業了。在本年（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波蘭西部羅克勞召開的有四十六國代表參加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上，英國代表國團長赫胥黎及泰樂企圖破壞大會，並對蘇代表法捷耶夫關於『在爭取和平、進步與民主鬥爭中的科學與文化』的報告橫施攻擊，泰樂甚至在發言中爲馬歇爾計劃辯護。泰樂的發言即遭到愛倫堡的有力抨擊，他痛斥戰爭販子關於『保衛西方文化』的口號，他說：『全部文化都爲從事於反歐洲十字軍的偽文明所威脅。』愛倫堡熾熱的演說會不斷博得了全場雷動的掌聲。

愛倫堡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而同時，他又是保衛人類文化最熱忱的戰士之一。

目次

矛盾的國度	一
白與黑	六
今日的美國平民	一三
覆勞倫斯先生	一七
狐群狗黨	二三
法蘭西的瘡癥	三二
我們和他們	三七
羅馬尼亞	四八
我們的光榮，我們的愛	六〇

矛盾的國度

——旅美印象——

近代的哥倫布並不怎樣悠閑，而且星座機越過大西洋不過一天時間。這是一種華麗、舒適的飛機；氣壓是被這樣控制著的，甚至在很高的天空中耳朵也不至於刺痛。我們接到一些訓條，說明倘若被迫降落海中最好是跳進橡皮船裏。對於這些指示我感覺茫然不快。

使我惶惑的是錶的指針的行動：我們飛了一整夜，但是在午前七點鐘，我們却發覺我們是在半夜裡達到美國——我們仍然遵照歐洲習慣吃早飯，而美國人却已就寢了。

我纔一離開飛機，一群伶俐的記者就來打聽我對於美國的印象。那時我能够對他們講些什麼呢？講海關檢查員的靈敏麼？或者講記者們的盲目呢？就明白知道有些美國記者到俄國去是帶着一部早已準備好了的關於俄國的書的（有些人放在心裡，有些人放在皮篋裡）。我並不願學他們：我要留心觀察，理解我所看見的事物。

我曾經旅行過許多地方，歐洲各處都有我的足跡。有時我以爲我已經失掉驚奇的能力了。但

是到了美國我覺得有許多事物是我不會想過的：這裡各樣都異乎尋常——那些城市、那些鄉村、那些習俗。這裡的夏天是極熱的。但是這熱不是歐洲的熱——空氣是潮濕的，好像在溫室裡一樣，感覺長得比李子更大，但是毫無滋味。這裡人們的表情作勢用腳更多於手，而戲院觀眾表示讚賞的方法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吹噓。

不理解美國，就不能夠理解『摩登』的意義。曾經有過爲她而作的無數詩詞和論文——要歌頌她或嘲笑她都同樣容易——但是，要在一篇簡短的速寫裡說明她所留給人的那些往往顯然矛盾的印象却是困難的。在複雜的技術後面潛伏着靈魂的單簡。而在這單簡後面發生意外的複雜。

我很尊重美國文學。在今日的歐洲就難於找到海明威（Hemingway）、法克納（Faulkner）、斯坦貝克或凱得威爾（Caldwell）這些有才能的作家。我還能夠舉出另外一兩個名字。

但是在他們後面却是一片駭人的空虛——那些圖書週刊裡的故事是這樣庸俗愚蠢，甚至歐洲最不挑剔的讀者也要閃避牠們的。這中間並沒有平正的一般文學——正如這裡沒有四層或五層樓房一樣。紐約的摩天樓是由於地勢使然：這大都會是建立在許多小島上的。但是在任何或有中爾都可以看見一些摩天樓聳立在幾千座單層屋中間。美國是這樣矛盾。

在阿特朗太車站裡，我驚奇於那種自動鎖，這代替了平常的行李室。塞一枚銅幣進自動機的長孔裡，你就得到一把鑰匙，用牠鎖起你自己的皮箱。我打算告訴陪我游歷的美國人：『你們知道怎樣使生活便利。』但是我還來不及開口，我的眼睛就溜見一個黑暗的惡臭的房間，那上面標明『爲有色人種』——其中有幾個黑人和幾個黑白混血兒正在打瞌睡。在密西西比州我參觀過一個地主的豪宅；其中有冷藏室，洗衣機器，精美的收音機和奇妙的通風器。地主冷淡地對我說黑

皮的人到底不是人！那收音機或那迴風器對於這位奴隸所有者的心理發展毫無影響。

我訪問過幾個大學區。美國作了許多提高教育水準的事。我看過很好的圖書館，我看見學者們享受着怎樣週到的照顧。但是，在滕尼西州，教授們告訴我，他們被禁止傳授進化論；法律不許違犯聖經上亞丹和夏娃的神話。

在美國各個城市裡全有一種『雄獅俱樂部』：我在一個城裏幸有機會在這種俱樂部裡參加過一次宴會。這是可敬的實業家們的集會；各人胸前都帶着一大塊紙條，標明他們的地位和職責——這宴會是和作生意有密切關係的。然而，在客人們還未吃完擺在面前的辣醬蒸果和大腿葡萄乾之前，主席用一隻小木槌敲敲桌子，叫道：『敬禮，雄獅們！』中年的實業家們都即刻起立，同聲咆哮：『哇哇！』我被嚇呆了，但是有人對我解說這是會員們模仿獅吼。

不過說，這些吊帶商人們表演口技是一種天賦浪漫的娛樂。但是另有一些更爲駭人的場面最近密西西比州曾經有一次三天的遊行。這種公開的密秘團體份子們穿着止角的長袍，宣誓效忠於號稱『大龍』的地方小頭目。然後他們宣誓要絞幾個黑人和要殺少數『自由思想者』。

誰都知道錢在美國是大可尊奉的東西。除了幾百個公認的宗派而外，這裡還有另一種崇拜——金元崇拜。一位藝術批評家，介紹給我一位青年藝術家，胡亂咕嚕了那姓名之後，就鄭重宣佈：『三千元……』夜總會的主持人對賓客們宣佈在座的顯要人物：一位女伶，一位參議員，和一位『戰後三倍發財』的商人。我參加過另一次集會：最初全體胡亂嚼吃雞肉，還是一些演說家起立發表冗長的演說，接着是一位女歌人唱了一曲傷心的戀歌。再後是一位牧師來募集慈善捐款。他高聲宣佈捐款較多的人的名字：『斯密斯先生捐五百元……』全都友好地

一致喝彩，同時斯密斯先生起來，鞠躬。

然而，較少週知，就在這些伶俐的商人們近旁並存着許多純樸的夢想家和理想家，我會見過一位著名的發明家，他拒絕了爲發明而得的一大筆款子，因爲他恐怕因此剝奪了千百工人的每日麵包。我和一些烏托邦主義者談過話，他們廢寢忘餐，竭盡所有的錢財和精神致力於一種『世界政府』的荒唐計劃。在一個城裡，我會見過一些怪人，他們相信由於世界語的助力可以使原子彈成爲無害。各處都有保障黑人權利的社團。可是每年都有一个黑人被罰坐電椅，而且每年都有美國好人抗議虐殺異族的獸行。是的，美國有金元崇拜——但是也有人捐出自己的鞋子，照像機去救濟南斯拉夫的難童。

在美國有許多孩子氣的事情：他們是衝動的、好奇的、吵鬧的。美國最古老的地區叫做新英格蘭。這裡各樣都是新的，各樣都是年輕的。而新奧利安的法蘭西城却保存着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房屋。在歐洲這樣房屋多到連最仔細的遊歷家也不注意，可是在奧利安這『古城』却是等於羅馬古跡潘比伊一樣。這些房屋各個都成爲博物院或時髦酒店。在一個悶熱的日子——幾乎是熱帶氣候——我來到那裡，但是在我所訪問的一家酒店裏正在燒着壁爐，創造『古代氛圍』。美國人們，汗流滿身，坐在壁爐旁邊喝冰水——他們願意在道古岸裡享受幾分鐘古代風味。要理解美國人是不能忘記這國家的年齡的。

這裡的人們喜歡游蕩。坐在房間裡，他們會忽然跳起來，掉換坐椅。他們欣欣然從這城搬到那城，從這州搬到那州。他們認爲繼續住在老家裏的人是稀奇無比的。

再沒有比一般美國人的性情習慣和英國人的性情習慣更相反的了。英國人是彬彬有禮的，黏

液質的；他喜歡一輩子住在他的祖父的家宅裡；他定作上好材料的衣服，打算長久穿着，倘若不到死的時候，至少也要下屆選舉的時候。

美國人偏愛新奇，在他還沒有時間把他的家安排好之前，他已經在尋找新的家了——他盡力使他底家具陳設越簡單越好，因為他想要搬家和拋棄這一切。他從來不定做衣服。爲什麼要定作呢？在任何估衣店裏他都能買到現成的廉價品，他可以穿上它，然後拋棄它，他願意買一件材料粗劣到不值一洗的襯衫，他尊重古玩寶玉，但是也崇尚新領帶，很鮮艷的——他愛熱鬧。

美國的歷史回潮不到幾代。它算是新歷史。我還必須要說，美國各州教授兒童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各州南方人被描寫爲奴隸制度保守者，在南方各州北方人則被敘述爲侵略者。這常常把順時的論題當作歷史。在早與晚之間，在一般美國人看來，那些新聞紙上的爭論似乎已經過了一整個世紀了，而且在晚間他往往不記得那天早晨使他確實煩惱的事。有一位太太對我說過：『你不要讀這小說，它不是新的……它是兩年前出版的呀……』

我和愛因斯坦教授談論現在各大報紙所進行的反蘇運動。我指出一篇論文，它把克復斯大林格勒幾乎描寫成『蘇聯帝國主義』的行動。愛因斯坦教授答道：『這種論文，是寫給早已忘記了斯大林格勒是什麼東西的那種人看的。』

然後愛因斯坦教授告訴我，非洲某種民族的故事。這種人的姓名是依從實物或自然現象而起的，譬如：『大山』、『棕櫚』或『天亮』等等。當那人死了的時候，他的姓名就變爲忌諱，於是必須想出別的名詞來稱呼大山、棕櫚或天亮。這樣的民族顯然不能夠有什麼史蹟或傳統。

（魯聞譯）

白與黑

「清醇」的雞尾酒

歐洲來的人都會很快就起變化：美國會改變人的頭腦和心。美國民族是由人種複雜的異邦人所混合成的。有許多移民還保留着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這裏出版着用數十種歐洲文字印的報紙，意大利文，波蘭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塞爾維亞文，猶太文，烏克蘭文，捷克文及其他等等。芝加哥附近有好幾個區域，除了德語之外，聽不見別的語言。城市的名字就說明了來源：有他們自己的倫敦，有好幾個羅馬，有四個莫斯科，有一個紐凱塞爾。每一個民族集團都保留着它自己的特點；但是移民的孩子，更不必說孫子孫女，都感覺自己是美國人。由於到美國來的都是在故國喪失了一切的人，因此同化得更迅速；即使心裏並不歡喜新的家，他們也因爲明白自己無家可歸而會說服自己是進了天國。

在這一個由年青的愛國主義所聯合起來的人種複雜的國家，似乎應該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美國沒有經過過封建制度，但是却建立了另一個階級制度——人種的階級制度。

貴族——這是英國人，蘇格蘭，愛爾蘭人；在他們之後的是斯坎的那維亞人和德國人；然後是法國人和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要低許多；猶太人和中國人還要低；彼多里哥人更低；最後，在階級的末了，是黑人。

美國人愛喝那用各種烈性酒混合成的雞尾酒。雞尾酒有許多種：有一種，看上去樣子像彩虹；黃、綠、紅等色的幾種酒，放在酒杯裏並不混合，五顏六色地一層一層疊着。當我看見美國的人種階層的時候，就常常想起這種雞尾酒，非常奇怪，『純粹人種』的思想之最狂烈的辯護者竟會在種族最混雜的地方發現——可以喜歡或者不喜歡雞尾酒，但是很難想像，配製混合酒酒吧間侍者竟堅持他所配製的酒要純粹，要有機地統一和清醇。可是我在美國看見有許多人種論者認為『美國人種』比其他一切民族為優越。

在反希特勒人種論的戰爭中，美國起過很顯要的作用：但是人種論在這裡却是會法地流行的。在各種文件裡都填着屬於那一人種的字樣：『白色』還是『有色』。假使曾祖父是『有色』人種，他的曾孫就要被算作是『有色』人種而受到許多限制。我們是美國政府的客人，我想到下一點就笑起來，就是假使希金斯到了美國，國務院（即外交部）的代表們將怎麼樣……。

我在那希維爾的一個律師家裏的時候，這位律師化了多少唇舌，想使我相信是有『劣等人種和高等人種』的。他重複着羅素和第三帝國其他思想家們的理論。後來他給我看他那在萊茵河上作戰犧牲的弟弟的照相。我說：『這是歷史的悲慘的諷刺——你的弟弟爲了反對你所擁護的理論而作戰犧牲的。』那位律師沉默了：『我的弟弟是爲了美國而犧牲的。』

反猶太主義在美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有許多人並不覺得有這種事情，他們以爲，這一個或

者那一個老鴿祇雇用『亞利安人』、或者有些旅館不准猶太人入內，似乎是很自然的，有一個美國人告訴我：『這有什麼可怕，假使這裡不用猶太人，他可以在那裏找到工作。這一家旅館不准他進去，他可以到另一家去。好，在我們這裡舒適的旅館相當多。』這樣的美國人怎麼不了解，除了舒適之外，還有人的尊嚴；……人種論在紐約不得不加以偽裝，但是迷彩也騙不了人。例如，『維多利亞』大旅館。『猶太人不准入內』。這樣寫是不可以的，而要另一種寫法：『維多利亞大旅館，顧客額位有限，附近有教堂。』大家都非常明白這一個暗語的意思是什麼，猶太人就不會到『維多利亞』去了。猶太人也非常清楚，康納克蒂克州有幾個湖雖然風景如畫，但是到處寫着：此處祇准『亞利安人』入境。

紐約有二百萬猶太人；其中有窮有富，有聞名遐邇的，有沒沒無聞的；依照憲法；他們都是全權的公民，但是他們却時時刻刻感到自己受着人種的歧視。有許多大學招生的時候，都有着『百分比的限額』，（當然是帶着掩護形式的）。有幾個街區中，絕對不肯出租房屋給猶太人。猶太人很少能進國家機關服務。

西岸的賤民是中國人：任何房屋，任何旅館，任何餐館，都不准他們進去。有些俱樂部和會社，意大利人不能進去，——這也是『劣等人種』的代表。命運特別悲慘的是黑人；黑人在美國有一千二百萬以上，而當美國人論證他們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們可以答覆，每十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被剝奪了最普通的權利——做人。

在華盛頓，有一個風雅的美國人家有幾艘遊艇。他邀請我們去作波多馬克思之遊。風景非常優美。我們看見有幾個黑人攜着一葉小舟。遊艇主人的妻子說：『你看，竟沒有人禁止他們遊』

河……」她以為我會被感動，但是我大為生氣，我將我所想到的關於人種壓迫的一切，說了一個痛快。

紐約人喜歡強調北方的自由主義：「我們的祖父曾經爲了反對奴隸制度而作戰過，在北方和南方，有些城市裏都有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戰爭中犧牲者的紀念碑。南方人所稱頌的是「自由（即奴隸制度）的保衛者」，北方人所稱頌的是「勝利者」。是的，在戰場上勝利是北方；奴隸主的軍隊是被擊潰了。但是當我在美國遊歷的時候，我總覺得勝利的好像是被戰勝者；南方非但保全着奴隸制度的一切習慣，而且將這一切習慣傳給北方了。」

「社會輿論研究所」不久以前曾經做過一次調查：是否應該給予「有色人種」以工作方面的平等權（僅是工作方面）？應徵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四主張減輕人種的歧視，有百分之五十六主張完全保留。

迫害者甚至將人種論傳染給了被迫害者。黑人中間也有他們自己的貴族階級，就是黑白混血兒。我聽見一個黑人談到一個黑種女子時候說：「我配不上她，她的皮膚幾乎完全是白色的……」我曾經遇見過反猶太的黑人，和相信白人比黑人優秀的猶太人。

聽了叫人斷腸的「怪果」

南方的司法，和私刑是很少區別的。

在貝斯梅，有一個黑人乘坐電車時，越過了劃分白人與黑人座位的界線的地位。駕駛員就將

他毆傷。那黑人衝出去想逃走，後面跟來了許多憲警，追上了他，再將他毆打了一頓。法官說，爲了懲戒佔據白人位置的強橫的黑人，他認爲這並不構成「犯罪行爲」。

在哥倫比亞城，白人肆行屠殺，他們殺死了兩個黑人，打傷了十二個黑人。但是被逮送到法庭的却不是攻擊的人，而是受到攻擊的三十個黑人。他們沒有殺人，他們的過失是由於他們沒有被殺死。

南方的黑人永遠不能當辯護律師，南方的法庭永遠不爲黑人辯護。因此，假使受審席上偶然出現了對黑人施行過私刑的人，大家都知道，兇手一定會被開脫。私刑在南方乃是野宴，乃是一種娛樂。人們帶了三明治和威士忌而來參觀私刑。南方沒有一個黑人能安安靜靜的入睡？——也許，過一小時他就被吊死在樹上。在任何一個城市裏好久沒有了私刑，黑人就要擔心：誰將是此後第一個犧牲者？有一支聽了叫人斷腸的黑人的歌曲，我聽過許多遍，它的名字叫「怪案」，——這歌曲是描寫一個被風吹得搖曳飄蕩的被吊死的黑人。

「你不是同情黑人嗎？」

他們非但會吊死人，——他們還會頒發鞭子，從前奴隸主祇有鞭子，現在他們備有了「黑棍」了。人種論的首領是參議員比爾波。他是密西西比的白人所選出來的——黑人被剝奪了投票權，白人選舉比爾波，因爲白人怕黑人。參議員比爾波是一個紅髮紅鼻的煽動家。他在競選大會上喝牛奶，而在國會休息室裏喝威士忌。青年時代比爾波會要求將黑人一個一個驅逐出美國。如

隸主沒有了奴隸就像什麼樣子！但是他們明白，比爾波說將黑人驅逐到里比利亞去，是裝裝門面的。白人並不願意和廉價的勞動力分手，但是他們怕黑人會放肆起來要求權利了，他們擁護參議員，因為他們擁護鞭子，擁護苦工，擁護私刑。

當日本人進攻美國的時候，白人斷定黑人不會妨礙動員；有一百多萬人被徵調去保衛美國。黑人打德國人種論者的時候，打得很好，但是美國的愚蠢的人種論者也迫害着黑人兵士。有一次，火車裏載着德國戰俘和黑人兵士；到一個車站時，德國人被領到飯店裏去，黑人兵士却被送到廚房裏去。黑人就提出抗議，有一個黑人代表在國會裏發表演說。各地開群眾大會。有些地方甚至爆發了暴動。有一個黑人自殺在華盛頓白宮門前的階級上，以表示他的憤怒。各報都發表了關於這件事變的消息，但是奴隸主們無動於中。

黑人兵士回到南方各城市。他們發現，在巴黎和羅馬，沒有人將黑人看做是骯髒不堪的人；甚至最落後的黑人也明白，世界上除了民主黨人比爾波的『民主』之外，還有一種比較有人性的東西。不久以前，白人還說黑人是愚笨的，但是善良的動物。現在白人怕了；假使忽然黑人對於唱着讚美詩等待論流吊死生厭了，那可怎麼辦呢？……

北方的黑人有相當的自由，他們可以辦團體，出版報紙。不久以前，他們組織了一個大會，開始行動爲『有色人種爭取平等的競爭』。這競爭將是艱苦，因爲人種論的思想已經深入了美國人的血肉。該大會的反對者和擁護者，我在南方都看見過，是甚至在後者之中，我也沒有遇見過一個人是能解除人種論偏見的。有一個奴隸制度的激烈的反對者和黑人的保衛者，是南方最高貴的人士之一，他講給我聽許多非常不公平的事。我們談到半夜，談得非常投機。我問他，他個人